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本顽痴>>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我本顽痴>>

13位ISBN编号：9787539936758

10位ISBN编号：7539936754

出版时间：2010-4

出版时间：江苏文艺出版社

作者：王刚

页数：27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前言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内容概要

品王刚故事 叹你我人生　　这是一部写了大半辈子的书，不断被新的人生体悟覆盖，直到儿子诞生。
　　书里有我的现在，更多是我的过去；　　有开心，有哽咽；有小满足，有大无奈；　　有家长里短，有苦乐滋味；　　有岁月积累下来的谅解，也有对自己的宽恕。
　　……　　正是：　　拍案未必惊奇，人生原本顽痴。
　　戏里戏外搬弄，半演半偈主持；　　戏说和相非我？
收藏孤独情丝；　　王刚几回故事？
悲喜轮转由之。
　　—— 王刚

作者简介

王刚——
中国最受老百姓热爱的主持人和演员之一。

他是共和国的同龄人，见证了新中国的所有风云历程！

他身份复杂：军人、主持人、演员、儿子、丈夫、父亲……
他天资聪慧、博学多才、性格刚烈、桀骜不驯。

他人生精彩却又神秘：拥有三次婚姻，老来得子、收藏天下。

他的故事比他讲的故事更精彩！

《我本顽痴——王刚自传》，王刚迄今唯一自传。

调和着红尘的滋味，带给你我欢笑泪水。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本顽痴>>

书籍目录

卷首 悲欢轮转：给先辈，给我的孩子们　我要给你们的这本书，就是这样一个空间——有我的现在，更多的是我的过去。
　这个空间里，有乐呵，有哽咽；有小满足，有大无奈。
　有关心娱乐界的人士殷切期待的家长里短；有老少爷们儿能体会的苦乐滋味和“不是滋味”。
第一章 顽劣童年　人在寻找慰藉的时刻，总是把信任和情感倾注给他最崇敬的人，尤其是孩子。
　而我们那个时代的孩子，最崇敬的人还能有谁呢？
　对了，就给毛主席他老人家写信！
第二章 关于那个饥馑年代　经过顽劣童年，在父母、亲朋、街坊、老师、同学的关爱中，我渐渐长大。
　不妄言苦难是“营养”，也不妄言自己承受的“代价”。
　如果命中注定要与“戏场”拥抱的话，我的“戏场”早在少年时的生活道路中就已展开。
第三章 在风暴中失落的　我第一次对于一个大时代产生的不安和恐怖，竟然在寂静的中午。
　游泳的当间儿，在一个不经意看到的画面中发生，觉得野蛮离你那么近。
　觉得洪流随时都能吞噬你。
第四章 难忘军旅生涯　和人谈起往事，总好说：“我当了整整26年兵啊！”　有些事虽已日渐久远，但却总不能忘怀。
只要受到什么诱发，它就清晰地呈现在眼前。
　积雪的山川，蔚蓝的海疆，绵亘千里的边防线……第五章 1976，与历史同行　中国人进入“电视复兴时代”，进入精神消费的“盛筵时代”。
　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改变，得益于压抑的情绪到了临界点时的历史选择。
　大多数人的命运，也在碰撞之后随之转换。
第六章 由《夜幕下的哈尔滨》开启的“书缘”　我跟“书”的缘分，更是有一番特别的意味。
　说书人王刚，曾经在形形色色的书里寄托着自己，张扬着自己。
　一切似乎都从“夜幕下的哈尔滨”发端。
第七章 “非主流”主持人　世上有种动物，走兽们不把它视为同类，认定它是一只鸟，因为它长着翅膀；　鸟们也不屑与之为伍，因为它不下蛋，还吃奶，显然，不是它们同类。
　这种动物叫蝙蝠。
　有时候我觉得自已就像只蝙蝠。
第八章 戏场，人场，粉墨乾坤　很多人想听我说说剧组里外的事，我平素谈的不多。
　一定要让我谈，只能谈谈我的直感，和人生社会的关联处，是谓“戏场，人场，粉墨乾坤”。
　尽管这里头微妙处、利益勾连处不少，然而我的总体态度还是轻松面对。
第九章 我演和珅，还是和珅演我？
　我演和珅，还是和珅演我？
这是一个问题。
　我演和珅，这话好理解。
和珅演我？
其实也不费解——　和珅让我再度名扬天下。
我不能得了便宜卖乖。
第十章 收藏天下，享受孤独　既然是江湖，你就不能不笑看，笑侃，笑忘。
　一位著名主持人说了，王刚收的其实都是“破烂儿”。
　在这个圈子里，最难克服的是攀比、傲物、好胜，以及随时可能冒出的计较心。
第十一章 我挚爱的女性　女性代表着一种家园感，一种安静的皈依，甚至是我整个人生的本源。
　女性的柔弱并没有让我体会到软弱无助，反而为我增添了男人的豪迈。
　她们在我的人生历程中扮演了相知者的角色……尾声 儿子的世界，我的世界　人生的平凡与不凡，遗憾与圆满，我都历练了一遭。

回首往事，最终，全部激情都集中在儿子明亮清澈的眸子之中。
儿子啊，老爸的一切折腾，一切打拼，一切事业，一切名分，都是为博你的赏识而来。

章节摘录

插图：血脉传承·妈妈的初恋（1）我出生在辽宁锦州，长在长春。
出生地就离著名的锦州古塔不远，现在的锦州还有一个古塔区。
我们这个家族支系叫北镇的王家。
北镇，现在改名叫北宁市，是回族、满族相对聚居的地区，至今还有民族自治县的行政建制。
史料记载，明宣德年间，在锦州南门外火神庙东修建了第一座清真寺，这是本地区回族民族史的标志性建筑，自此，回族纷纷迁入。
王家属北镇回民大户，却不富有，是谓“穷王”。
然而“穷王”却懂穷乐呵，有道是“生旦净末丑，文武昆乱满不挡”；爸爸就是票友，善言派老生，我至今还能来段儿《让徐州》，跟这种熏陶不无关系。
从老辈叙述中，脑海能依稀浮现出这些往事鳞片——王家大院儿五间正房，前院有棵大柳树，树下有一大石桌，四周几个石鼓墩儿，围墙脚下栽种各色花草。
后院是大片菜地，还有一个羊圈。
还记得老王家的自制羊胰子，清香滑爽，胜过“力士”；还记得二婶系糙人，留存着时代尴尬的印记：她脚裹了又放，晚辈戏曰：“二大妈脚跟粗，睡睡觉，打呼噜；二大妈脚尖儿长，吃年糕，蘸白糖。
”20世纪80年代出现一股文学上的“寻根”热，爱好文艺的我也跟着“寻”了一把。
我的所谓“寻根”就寻到了我出生的那所房子，很落寞肃静的一栋老房子，周围芳草葳蕤，苔藓点点，依稀就是这些印象。
那栋老房子，没有留下任何照片。
大概在20世纪90年代的样子，城市建设大兴土木，老房子早就扒了。
那次旧地重游，妈妈告诉我埋胞衣的所在，我都去找了。
盘桓于里巷之间，做了哪些“怀古”，展开了一些什么想象，已经淡忘无存。
也难怪，关于北镇的王家，我父亲的这一支，在长辈的叙述中，在我的记忆里，显得很模糊。
在大离乱大动荡的时代里，父亲怎样走出了北镇老王家，和辽宁黑山肖家我妈妈的这一支融合，都已经模糊无序。
人生就是这样，不是所有你曾经历的脉络都能理清的。
当记则记，当忘则忘。
老王家沿袭下来，出了个能说的王刚，会唱的王静。
然而我爸这人却不苟言笑。
原先我以为，我的好奇心，自我炫耀心，早早就萌发的“文艺细胞”，一定不得益于我爸，后来才得知，这纯是主观臆断。
这里先说说我上辈中的活跃人物。
爸的二哥，我二大爷，豁达，幽默，讲古论今，招大家尤其孩子喜欢。
二大爷这人，真的就是一部“活的历史”，一生充满传奇色彩。
1948年深秋，“八路”（老百姓如是称呼东北民主联军）围长春，国军（新七军和六十军）与民争食。
据后来我三姑讲：国民党飞机空投粮食，曾将后院老徐家房子砸个大窟窿。
居民蜂拥前去抬粮，士兵开枪弹压，死伤无数百姓。
百姓饥寒交迫，猫狗耗子都吃，挖草根，啃树皮，据说还有易子而食者。
长春围困期间，我二大爷在国共两军中间地带收割后的高粱地里趴了半宿，趁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哨兵打盹儿的当间儿，总算爬出“卡子”。
到了怀德县，身无分文卖了孩子换吃的，他刚拿起窝头要塞，被主人强行夺过，改飨以稀粥——这一举措等于是救了二大爷的命，不然非撑死不可。
在那场浩劫当中，我父母幸在锦州，如不然，王刚也可能断送在那场“围城”中。
血脉传承·妈妈的初恋（2）翻开家里的老相册，我的父母亲，是一对洁净漂亮的人儿。

二老的漂亮、洁净和尊贵，一直保持到老。
这在阴霾重重的年代里，是很难得的。
无论再困难，生存质量再低，总要打扮得尽量利落漂亮，保持最低限度的风度，讲求内在的尊贵，我们兄妹俩的某种气质，肯定有对父母亲的秉承。
关于这段家世，对于母亲青春时的初恋，我运用“说书人”的惯常手艺，做了一番“情境还原”式的勾勒，也许不太符合“史家笔法”，但绝非主观穿凿，这文字浸润着“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的养分，也寄予了我对当年“新式恋爱”的欣赏之情——妈十八岁那年，经姥爷世交——一位姓吴的小学校长的介绍，离开黑山，到北镇与沟帮子之间的大祖村中心小学当上了教员。
大祖村实际上是个不小的镇子，学生多半是富家子弟，教员中竟有来自北平和关里其他大城市的大学生。
估摸是因为“满洲国”出笼后，关里关外一下子成了两个“国家”，“护照”不好办，那些教职员工也就只好留在“异国”他乡了。
尽管妈妈的学历是“国高肄业”，但在这所学校里，她算得上学历最短，年龄最小，一天教龄都没有的“先生”，而且是该校唯一的女教员。
这年初冬，妈带着欣喜而又忐忑的心情走进了这所学校的校门。
她身材窈窕，皮肤白皙，面目清秀，留着齐耳短发，穿着姥姥亲手缝制的深灰色棉袍。
大概是为了显得老成些，一张稚气未脱的娃娃脸上硬架了一副玳瑁眼镜（这是我三姨出的主意）。
但无论怎样，仍遮不住这个年龄的姑娘自然流露出来的青春气息。
那年头，无论男女教员，统被尊称为“先生”。
因此我妈也被尊称为“肖先生”。
任教头一天，肖先生就遇上了难题：要给入学的新生填写学籍簿子。
日伪当局为强化对人民的控制，对档案的登记管理非常严厉，即便是小学生的学籍簿，需填写的内容也是细致入微，从学生的个人状况，到家庭背景，乃至经济收入，动产不动产，详尽到养了几只鸭，几只鹅……不一而足。
初来乍到的“肖先生”哪懂这些，强压住紧张的情绪，上完了白天的课程，回到自己的独身宿舍——校方腾出来的半间北房，便拿起那一厚摞学籍簿子琢磨起来。
其实，她完全可以去请教其他老师，人家也定会热情地帮助她。
可天都黑了，就她一个女教员，找谁去？
夜深了，只有“肖先生”的房里还亮着灯光。
那摞学籍簿子不知翻了多少遍，许多条款还是弄不明白。
明天放学后校方就要收了，今晚务必得搞出个眉目来，真的就没咒儿念啦？
……有了！
“肖先生”终于想出辙来，她封上炉火，点着一根洋蜡，夹起一本儿学籍簿子，围上一条毛围脖儿，开门走了出去。
早已封了炉火的教员室里又冷又黑，“肖先生”先找到自己的桌子，把学籍簿子放好，又端起蜡烛向别处走去。
她挨个儿桌子照啊，找啊……她终于翻到了一本人家填好的学籍簿子，如获至宝般地捧着它，回到自己的座位。
血脉传承·妈妈的初恋（3）蜡快燃尽了，学籍簿子也顺利填完了，她哈了哈快冻僵了的双手，又悄悄把“借”来的那本送回原处。
刚要回身，抬头看见墙上有个很大很大的人影，吓得差点儿叫出声儿来。
她下意识地想跑，可那身影也跟着她动；她晃了两下身子，那影子也晃了两下。
她吁了一口气：那分明是自己的影子嘛！
她回到自己的桌旁，夹起填好的学籍簿子，提起那眼看要烧着手的洋蜡头儿向门口走去。
不知怎么，事儿办完了，心中涌起一种好像偷了他人东西的感觉。
刚要推门——“啊！
”这回她真的叫出声来，手中的蜡烛，腋下的簿子，都掉到了地上。

透过挂满霜花儿的门玻璃，依稀可辨外面有一张脸，一张男人的脸，在下方一束跳动的烛光映照下，忽明忽暗，煞是可怕。
门开了，他走了进来，弯腰拾起那本学籍簿子，拍拍上面的灰尘，看了看，递给肖先生，又捡起那段洋蜡头儿，对着自己手中的那根儿洋蜡点起来。
刚要递过来，大概让烛火烤着了，一松手，那蜡烛头儿又掉到地上，灭了。
“啊，对不起，您还是用我的吧。
”“……”“肖先生”没接他递过来的洋蜡，也不吭声，只是低头看着地上，不知是冷还是怕，她一个劲儿发抖。
“瞧我，竟忘了自我介绍，鄙姓王，也是本校教员，刚刚看见教员室有亮光，我有点儿不放心，就赶过来看看……没想到是您，惊着您啦，请肖先生原谅。
”说着，他竟给她鞠了一躬。
“肖先生”往后退了一步，不知所措地又摇头又摆手地说：“别……您别叫我先生……我……我得回去啦。
”“好，我来送您。
”王先生说着打开门，用手护住被风吹得歪向一边的火苗，回头招呼着：“天黑风大，您尽量离我近点儿。
”话毕，他侧过一步，用自己身体挡住前边刮来的风，再弯腰向前走去。
到了那间小北房的门前，他轻轻推开门，转身将洋蜡递给“肖先生”。
“您快进去，明天还有课，早点儿歇着吧。
”“谢谢王先生……”她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着，掐着王先生的手空出来的洋蜡的上半截儿，接了过来。
王先生侧过身子，将她让进门，然后说：“我回去了。
”“您的洋蜡……”“我道儿熟，闭着眼睛也能摸着门儿。
您留着吧。
”刚要回身离去，又站定补了一句：“您刚刚来，许多人和事难免生疏。
像这学籍簿子，日本人搞得如此复杂，我刚来时也不知怎么个填法。
如果信得过我，也许我能给您一些帮助。
咱们今后就是同事了，千万不要客气，肖先生。
”“您以后别叫我先生，好吗？
”听她这么一说，王先生也乐了：“咳，老师之间叫惯了。
其实，白天同事们谈起您，还真不怎么叫您‘肖先生’……”她好奇地追问：“那……他们叫我什么？
”“叫您……”他沉吟了片刻，“叫您——小先生。
”王先生说完，自己先觉着不好意思了，头也不回地带上门，转身快步离去，不一会儿就消失在夜色中。
说来也怪，刚才两个人说话时，门始终敞开着，炉火一直封着，可肖先生却一点儿不觉得冷。
血脉传承·妈妈的初恋（4）经我这么想象，描摹，还原，他们的青春故事，有没有一点点《夜幕下的哈尔滨》的气韵？
但我最后必须澄清的是，以上并非我父母的恋爱，此王先生非彼王先生，但肖先生的确就是我妈妈。
这是妈妈的初恋，但终因民族与宗教的原因，为老辈人所不允。
五年后，妈嫁入了另一个王家。
我十几年前听妈讲了她的初恋之后，真的是感慨万千：当肖先生与王先生携手登上医巫闾山看日出时，那该是多么难得的浪漫与幸福啊，这是在“夜茫茫”下卑微的幸福，沦陷国土上的个人风月，她与大时代的洪流相比，只是一朵小浪花而已。
当然对我来说，却又有着另一番意义：他们多亏没幸福到底，否则没我什么事儿啦！
我有个一岁的生日照片，戴小帽子趴着，贼亮的一对眼睛往前看。
可惜照片丢了，为什么觉得可惜呢？

我死记着一个印象，这张照片里的我，跟我儿子现在的模样太像了。
丁丁三个月的时候来了一个月嫂，特别快人快语。
记得有一次，她抱着孩子看那些老照片，愣怔怔地插了一句嘴：“咦？
王老师，我看你这儿子……怎么那么像他爷爷啊？
”我心中一凛，亦悲亦乐，强笑道：“怎么可能呢？
”祖孙之间，血脉也能带来穿越时空的印刻？
要知道，他跟他爷爷差了95岁。
她摇头，看着我爸爸青年时的照片出神，一脸不可思议的样子，边看边说：这血脉传承啊，简直太神了。
我也经常抱着我儿子，端详着我爸爸的照片，喃喃地低语：“爸，您有孙子了。
”想象着冥冥之中血脉的连接，内心会有一种皈依家园的感觉，会觉得很踏实。

后记

儿子的世界，我的世界此书落笔的时候，儿子正好度过1岁的生日。
有了儿子，生活和展望和以前又有不同。
如今的网上流行说“回家”怎么怎么的，自己琢磨着，这“回家”挺好，回家者，回归也，几经浪荡，归回本真也。
在闹哄哄的世道人心下，回归也是个很好的事儿。
拍《铁嘴铜牙纪晓岚》第4部时，每逢下工的时候，我跟哥儿几个道别，总是要带出一句：“回家抱孩子去喽！
”大家平常说“回家抱孩子”，总是用暮气沉沉的口吻，含着讽刺，显着老态，透着消极，而我挂在嘴上的“回家抱孩子”，则透着富足，显着圆满。
“回家抱孩子去喽！
”“老态”？
“消极”？
那是不敢有的。
不能老，也不敢老。
孩子，也是我这本书的最终归结点。
如今这个全媒体时代，这个什么都可以弄来娱乐一把的时代，我的儿子是27 0我本顽痴在媒体殷切的关注之中诞生的。
那家杂志社手段特别逗。
我爱人的爸爸妈妈住在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大院里，家里有两部电话，一个是地方线的，一个是部队线的。
那个电话是通过部队线打进来的，所以老两口自然就少了防范。
再加上刚有了外孙子，正沉浸在快乐当中，夫妇俩也根本就没往别处想。
一接电话，对方特别热情，口气里透着那份儿熟啊——“这是郑老师家吧？
”“对对对，您是？
”“怎么样，郑老师挺好吧？
”“挺好的挺好的……”“孩子长得像谁啊？
”“都像，取他们的优点……”该说的都说完了，忽然觉得不对：“您是哪儿啊？
您哪位啊？
”一听对方说“我们是杂志社的”，吓得赶快把话筒放下了，老两口面面相觑。
当晚，这段音频网上就播出去了。
面对各种各样的爆料，不可能心里一点也不别扭。
可是我该怎么办呢？
还能怎么办呢？
只好安慰着自己：你看人家写的，我怎么就写不出来呢？
人家也是“正面报道”嘛，虽然就像写小说一样，一波三折——得遇点波折才好看，比如写到，王刚不准备要这个孩子，还去征询张国立的意见，张国立严肃地说：你得要……连什么心理活动都替我操办好了。
虽说我读到这些“报道”的时候，鼻子耳朵都不知道往哪儿搁，该采取什么态度呢？
不吭声也是一种选择。
只好采取低调处理吧。
有人紧追不舍的时候，顶多挠挠后脑勺，自我解嘲：人家说的都是好事，可惜……有些好事咱们没摊上啊。
我甚至不无调侃地想象未来：儿子明儿大了，看到这样的描绘，原来他妈妈和他老爸竟然不想要他，会不会朝我们两口子嚷嚷：“好哇，你们当年真的很自私呃！
”儿子，其实不是这样啊。

儿子，假如你看到那些影剧小品里“ 将做人父 ”的大老爷们儿惶恐不安一惊一乍的样子觉得特别好笑的话，那当爸爸的我告诉你：你爸爸在产房外的表现，那抓耳挠腮的模样，不比他们更庄重，更洒脱。
永远忘不了，当那个护士大声地说“ 男孩啊 ”，听到这个，我的眼泪哗就下来了；第一件事就是给妈妈打电话：“ 妈，您有孙子了…… ”我妈说不出别的话，一个劲儿说好啊好啊。
永远忘不了，掀开那个小被角看见儿子的第一次父子相见，宝贝儿子侧着脸，眼睛闭着，眼线长长的，小耳朵的轮廓跟我的一样。
我一字一顿地说：“ 儿啊，是爸爸。
”骄傲的小家伙没答理我。
推着孩子的是个男护士，问：“ 王老师，您是在这儿等您爱人出来，还是？
”我有点不解：“ 什么还是，怎么的？
”“ 我们现在要上8 楼去给孩子洗澡，然后量体重、身长，还有诸多的指标。
”他指着门，特意关照了一句，“ 要通过走廊再上电梯，得先出这个门。
”“ 出这个门 ”意味着什么，彼此心照不宣。
男护士好心地再提醒：“ 走廊都是人。
您是在这等您爱人？
”我说：“ 不不不，我跟你走。
”“ 可外面有人…… ”2008 年，儿子刚出生半小时留影。
272 我本顽痴我口气急促：“ 没关系，爱谁谁！
……我就守着这车！
”上到8 楼，门口有一个布帘，我不自觉地还要往里闯，这回男护士真不干了。
“ 王老师，这儿不能进了。
”“ 里面几个啊？
”“ 放心吧，里面就您这一个孩子。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点点头说那行，我就在这儿等着。
擦擦汗，定定神，还是忍不住鬼鬼祟祟地瞄那门帘。
恨不得眼睛戴了一个潜望镜，跟过去，罩着我的儿子。
说出这个心理状态，确实有着几分堪笑处：我真是怕给丢了，怕给换了。
我不是正主持《王刚讲故事》吗？
里面好几个案例都是讲被换了孩子的悲剧，还有无意中抱错的事故。
接下来就是伦理的冲突，突如其来的打击，感情的崩溃、重整……虽然在节目里，我是置身事外地讲，可轮到自己站在产房外，那是一副什么状态呢？
说句有点不太妥当的话，真有点“ 革命革到自己头上 ”的滑稽感。
这些故事对我心理上的影响太大了，弄得我都有点强迫症了。
记不得当天下午，我再去棚里说《王刚讲故事》的时候，表现跟平常有什么不同。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那期节目恰好有讲婴儿、讲孩子的故事，感觉大不一样了。
就记得辽宁台这个栏目的编导赵飞对我说：“ 王老师，你今天讲的，特别那啥……讲得太感人了，那感情老真挚了…… ”儿子跟我一个属相，天干地支皆同，都是戊子年生人。
莫非这也是一个轮转？
妻子请教过医生，医生的观察分析是：这孩子好奇心浓厚，将来可能适合探索性强的工作——比如说，研究性的工作。
两口子既高兴又有点心有不甘：孩子这么漂亮，让他自由发展，没准儿是个炫目的人杰啊。
研究性的工作，会不会……寂寞了一点？
哈。
总之是矛盾重重，总之，是在无限欢喜中的瞎操心。
最强烈的感觉：他就是你，你的生命就由他延续了。
我和爱人，曾在《送子观音图》前默祷：希望我们的孩子是健康的、聪明的、漂亮的、活泼的。

不求更大的福祉，只求平安。
只求延续。
任何一种祝愿，都免不了蹈入窠臼，可是，还能祈愿什么呢？
那一天儿子的百日宴上，主持人张国立要大家“民主议决”：希望王刚的儿子长成以后做什么？
“做演员？
”在场有二百多人，竟没一个人举手。
“当主持人？
”零零星星三两个赞成。
张国立看我一眼：“当收藏家？
”稀稀拉拉也就十几只手。
张国立好像很无奈地点点头，看了一下我爱人，仿佛很泄气地撂下一句：“大提琴演奏家？
”哗——全场沸腾，掌声雷动。
我和张国立两人孤独地站在那里，做面面相觑状。
尤其是我，显出一副无比尴尬的神态，透着“怯”，透着卑微。
大伙儿笑得更欢。
我看着爱人，内心充满了骄傲和感激，她刚刚给来宾们演奏过圣桑的《天鹅》。
一位幸福的经常抱着儿子喜极而泣的母亲，此刻恰如她当年的硕士论文的题目——《人琴合一》了，那她奏出的每一个音符怎么能够不动人魂魄呢？
孩子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欢乐，更多的时候，他给我们带来的，是整个世界。

编辑推荐

《我本顽痴:王刚自传》——听王刚讲述自己的故事！
很多人眼中，他是传奇的，三十年来位居演艺主持界第一线，长盛不衰；很多人眼中，他更是神秘，三段婚姻、老来得子、却绝少绯闻；在朋友眼中，他绝顶聪明，博学多才，独善其身，桀骜不驯；在妈妈眼中，他是孝顺的好儿子；在儿女眼中，他是仁慈的好父亲；他经历复杂，下过乡，串过联，当过兵，说过书，主过持，演过戏……他兴趣广泛：收藏、话剧、京剧、相声、朗诵、跳舞，器乐……他说自己一生可用“顽、痴”二字概括。
现在，他把自己的故事写成了书。
和您分享他的生命感悟、成功喜悦，以及不为人知的无奈辛酸。

名人推荐

● 王蒙：我特别喜欢《我本顽痴》，我说真会起名字，这个“顽痴”太棒了，很少有这么好的题目，王刚用最谦虚的方法进行了自我表扬。
什么叫“顽”？
顽皮，顽强。
什么叫“痴”，痴就是精神进入巅峰状态，不管是情痴、画痴还是艺痴。
所以我要特别表扬。
我觉得这本书的文字挺干净、利落。
● 邹静之：王刚先生的自传《我本顽痴》出版了，我已先睹为快。
这是有激情、充满睿智、从容不迫的人生态度的大书。
传奇的经历和人生大关节的把握，使读后甚有气出。
● 张国立：王刚年长，学问高，懂的多，认真，还挺较劲。
我特别庆幸的是他人生中很多事件我都经历了，包括现在他出书。
虽然在他人生中我或许不是一个角色，哪怕是一个龙套，一晃而过，我也觉得满足了。
● 张铁林：我相信《我本顽痴》出版以后，特别是年轻读者看到以后，会得到一个启示，做文化工作的人，工作实在不容易，不仅要有经历，要有思维，还要有勇气去回味和回顾，每个阶段和每个步骤都要充满责任。
● 海岩：才华加上执着，可以造就功名。
但功名显然不足以概括王刚。
一个在文学、艺术、收藏和做人方面，都能面面俱到的人，才称得上真正的优雅。
《我本痴顽》是中国文化人的一个真实标本，让我们看到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才算自在和高尚，才值得向往与揣摩。
● 崔永元：王刚是我们中国最著名的一个说书人，他说了几十年别人的故事，这样的一个人来说自己的故事，我想全国人民都会翘首以待。
我一点不怀疑《我本顽痴》这本书的含金量。
● 水均益：以我对王刚老师的了解，他真的是大智若愚，内涵非常深厚。
我翻阅了《我本顽痴》，王刚老师母亲和儿子的一走一来触动了他。
人生有时就是这样，可能突然产生了冲动，这种冲动之下一定能够写出很多值得让我们思考、反思的东西。
● 白岩松：我很喜欢《我本顽痴》。
我觉得文字的好应当是有性情，言之有物。
王刚以他的年龄和成就来看，在这个时候写这本书是敢说真话的。
敢说真话的书一定是非常好看。
● 张颐武：看了王刚老师的书，人生是有趣味的，人生有很多波折。
王刚老师的生命多么丰富，很多经历都是故事，值得我们所有人去看。
这本书的价值应该让所有人看到，这本书有无穷无尽好玩的事，可以让大家永远地拿起来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